

温莎墓园日记

# 温莎墓园日记

木 心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
·桂林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木心作品八种:温莎墓园日记/木心著. —桂林: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9.1

ISBN 978-7-5633-7738-1

I. 木… II. 木…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39305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1)  
(网址:www.bbtpress.com)

出版人:何林夏

责任编辑:刘瑞琳

曹凌志

装帧设计:蔡立国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010-64284815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(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:276017)

开本:880mm×1 230mm 1/32

本册印张:7 字数:86 千字 图片:2 幅

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 001~3 000 总定价:160.00 元(八册)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## 序

至今我还执著儿时看戏的经验，每到终场，那值台的便衣男子，一手拎过原是道具的披彩高背椅，咚地摆定台口正中，另一手甩出长型木牌，斜竖在椅上——

“明日请早。”

他这几个动作，利落得近乎潇洒，他不要看戏，只等终场，好去洗澡喝酒赌博困觉了——我仰望木牌，如梦而难醒，江南古镇的旧家子弟，不作兴夜夜上戏院，尤其是自己年纪这么小。

再说那年代的故乡，没有经常营业的戏院，要候“班子”开码头开来了，才贴出红绿油光纸的海报，一时全镇骚然，先涌到埠口的帮岸上，看那几条装满巨大箱笼的船，戏子呢，就是爬动在船首船梢的男男女女，穿着与常人无异，或者更见褴褛些，灰头土脸没有半点杨贵妃赵子龙的影子，奇怪的是戏子们在船上栗栗六六，都不向岸上

看，无论岸上多少人，不看，径自烧饭，喂奶，坐在舷边洗脚，同伙间也少说笑，默默地吃饭了。岸上的人没有谁敢与船上招呼，万一走来个喊话的，大家就不看船上而看岸上的那个了。

混绿得泛白的小运河慢慢流，余过瓜皮烂草野狗的尸体，水面飘来一股土腥气，镇梢的铁匠锤声丁丁……寂寞古镇人把看戏当作大事，日夜两场，日场武戏多，名角排在夜场，私采行头簇崭新，票价当然高得多。

预先买好戏票，兴匆匆吃过夜饭，各自穿戴打扮起来，勿要忘记带电筒，女眷们临走还解解手，照照镜子，终于全家笑逐颜开地出门了，走的小街是石板路，年久失修，不时在脚底磔咯作响，桥是圆洞桥，也石砌的，上去还好，下来当心打滑，街灯已用电灯，昏黄的光下，各路看客营营然往戏院的方向汇集。

“看戏呀？”

“噯看戏！”

古镇哪里有戏院，是借用佛门伽蓝，偌大的破庙，“密印寺”，荒凉幽邃，长年狐鼠蝙蝠所据，忽然锣鼓喧天灯火辉煌，叫卖各式小吃的摊子凑成色香味十足的夜市，就是不看戏，也都来此逗留一番。

戏呢，毋须谈，以后或者谈。散戏，众人嗡嗡然推背接踵而出寺门，年纪轻的跨圮墙跳断垣格外便捷，霎时满

街身影笑语像是还有什么事情好做，像是一个方向走的，却越走越岔渐渐寥落，寒风扑面，石板的磔咯声在夜静中显得很响，电筒的光束忽前忽后，上桥了，豆腐作坊的高烟囱顶着一弯新月，下面河水黑得像深潭，沿岸民房接瓦连檐偶有二三明窗，等候看戏者的归返——跟前的一切怎能与戏中的一切相比，本来也未必看出眼前的人没意趣，见过戏中的人了，就嫌眼前的人实在太没意趣，而“眼前的人”，尤其就是指自己，被“戏”抛弃，绝望于成为戏中人。

我执著的儿时看戏的经验宁是散场后的忧悒，自从投身于都市之后，各类各国的戏应接不暇，剧终在悠扬的送客曲中缓步走到人潮汹汹的大街上，心中仍是那个始于童年的阴沉感喟——“还是活在戏中好”，即使是全然悲惨了的戏。

“分身”“化身”似乎是我的一种欲望，与“自恋”成为相反的趋极。明知不宜做演员，我便以写小说来满足“分身欲”“化身欲”——某编辑先生于刊出《两个小人在打架》后，再度约稿时声称：“我们知道您曾经担任过中学国文教师……”某编辑女士览及《完美的女友》之类，访谈中提起：“看到了为您缝制丝质衬衫的女雕刻家等您从前的伴侣，可否请您谈谈您的诸多‘情障’。”某青年读者来信问：“从《第一个美国朋友》看，你幼年家境很好，教养是不

错的,后来怎会一事无成的呢?”《芳芳 NO.4》引起女读者的义忿,其中有位姑娘力主“芳芳是个好女孩”,所以“你怎么就这样看待她”——我没有在中学教过国文。也没有作为石油工程师与女雕刻家旧情复叙。福音医院是有的,美国孟医生对于我是陌生人。我从一个男人身上取了“芳芳”的模特儿,那音乐家的原型却是个女的;情况既然颠倒,也即是本来就没有这回事——当时我并未按实回复编者读者,怕会被认为我讳避抵赖,认为我不够朋友。

如果要够朋友一下,便得拈动三个名词,梦、生活、艺术,此三者被反复烹调得十分油腻,只可分别抉取其根本性质——不自主、半自主、全自主——我偏爱以“第一人称”营造小说(也通用于散文和诗),就在乎对待那些“我”,能全然由我做主。

“……袋子是假的,袋子里的东西是真的。当袋子是真的时,袋子里的东西是假的了。”(一则笔记)

再多解释就难免要失礼。还是顾左右而续叙往事吧——古镇春来,买卖蚕种筹开桑行的热潮,年年引起盛大的集市,俗称“轧蚕花”,庙会敬奉的主神名叫“蚕花娘娘”,不见得就是指嫫祖。那娘娘有个独生的“蚕花太子”,是最喜欢看戏的,所以在一切的闹忙中,扣人心弦者还是借此机会大家有得戏看,旷地上搭起巍然木阁,张幔

蒙屏，悬幡插旗，蚕花太子用小轿抬来摆在最好的位置上，咚咚惶惶，人山人海，全本《狸猫换太子》，日光射在戏台边，亮相起霸之际，凤冠霞帔蟒袍绣甲，被春暖的太阳照得格外耀眼，脸膛也更如泥做粉捏般的红白分明，管弦锣鼓齐作努力，唱到要紧关头，乌云乍起，阵雨欲来，大风刮得台上的缎片彩带乱飘乱飘，那花旦捧着螺钿圆盒瑟瑟价抖水袖，那老生执棍顿足，“天哪，天……哪……”一声声慷慨悲凉，整个田野的上空乌云密布，众人就是不散，都要看到底，盒子里的究竟是太子、是狸猫……

这种“草台戏”即所谓“社戏”，浙江上八府往往开演在祠堂里，如果现成的戏台临河，便围泊了许多乌篷船，启篷仰观，观罢荡橹而去。下三府的敬神献戏，贪图看客多多，向木行借来长条毛板，面对戏台架作马蹄形的层座，外边便是大片大片嫩绿的秧田，辣黄的油菜花发着浓香，紫云英锦毯也似的一直铺到河岸，然而日日见惯的平凡景致，哪里抵得过戏台上的行头和情节，灿烂曲折惊心动魄，即使太子总归假的，即使狸猫总归假的，而其中总归有真的什么在——我的童年，或多或少还可见残剩下来的“民间社会”，之后半个世纪不到就进入了“现代”，商品极权和政令极权两者必居其一的“现代”，在普遍受控制的单层面社会中，即使当演员，也总归身不由己，是故还是写写小说（其实属于叙事性散文），用“第一人称”聊



慰“分身”“化身”的欲望，宽解对天然“本身”的厌恶。至此，童年看戏散场后小街磔咯作响的石板，桥堍豆腐工场高烟囱上的新月，也被装在前面所说的那种袋子里而不再怨尤了。

# 目 录

序	1
美国喜剧	1
一车十八人	11
夏明珠	17
两个小人在打架	27
S O S	39
完美的女友	43
七日之粮	49
芳芳 NO.4	57
魔 轮	71
月亮出来了	79
第一个美国朋友	91
寿 衣	105

静静下午茶	127
五更转曲	143
此岸的克利斯朵夫	155
西邻子	183
温莎墓园日记	191

# 美国喜剧

## 上午的喜剧

咖啡放在窗台上吹凉。

楼下,人行道边,兀立一女士。

戴帽,背影窈窕,腿纤长,侧首时帽檐闪露下颌、尖,口唇、薄。服式经过悉心调理:白衫白裙白袜,黑高跟鞋黑绸腰带黑皮包黑草帽,帽缀白结——我笑了一下,为了风格,宜涂黑的唇膏。

喜鹊。

至少是属于清秀的一类。站着等谁?

站的姿态看若静止,其实时时变换重心。眺望……  
难说是焦灼,是安详。

咖啡可以喝了。

喝完,又到窗前。

阳光直射着她,八月的上午,是谁这样不守时,她的耐性真不坏,为何不一怒而离去。

年龄,是年龄使她自卑而迁就了。

我习惯于从人背影推测其岁数,那么她是三十以上,不会是四十的。保养得很好,颇善修饰,鞋头有金瓣,皮包亦金扣,帽结中芯簪以金花,三种金质的成色相同,当然,取白金则更形超然。她所盼待的来者,恐怕也不致是非常之富有,除非是个骗子。

三十多岁,是受骗的年龄,自以为不像少女那样容易上当了,又心虚得认为别人已是不要她上当了。

她不在家等,到街上来,自有其隐私……

我等什么。回内房开灯工作。

近几天,气温又升高,上午阳光火辣,放窗帘——那女士又站在老地方,统体黄调子,嫩杏色的小帽,歪歪地很俏皮,还加发网,拢过前额,算半袭面纱,好手法。

这次从她的转侧间知道了她的脸,长型。

对了,脸长的人尤其爱修饰打扮,即使是男士,也是这样的。

她不漂亮,没有值得品味的特征,她可以自慰的是身材。能穿着得使人感到除了脸庞她可称是美女。

所以特别要用心于全身款式，今天的黄调子，不错，可惜头发的褐色太深，她也不笨，就此笼一层纱网，以全其飘逸——她对别人谅来也善熨恤，上了岁数的女人常以此取胜，以此弥补天然青春魅力的浅涸。

那么谁是她的情夫，每次劳她久久枯等，太无礼了。

她也太痴心，艳阳下，穿得端端正正，引颈频眺，居然还风姿绰约。

这两个人都使我生气——放下窗帘。

早餐不用咖啡，改为牛奶麦片。

她又亭亭玉立在那下面了。

一身蓝。

今年夏季干旱，八月杪的阳光，整套深蓝，吸热，她受得了？雕像似的。那男人就这样值得呆等，我也非见见他不可，至少看看他开的车是什么牌儿的——那个次次迟到的究竟是什么英物，害得她如此死心塌地。

我之所以从来不事钓鱼就因毫无耐性。两次了，谁知她后来是怎样离开我窗下的。

喝了半杯麦片，忽然自问：她还在？

急趋窗口——没了，载走了，幸福了。

她站过的那一小块地面特别寂寞。

忙了半个月。工作不能由旁人顶替，最好有人代我吃喝，代我睡，代我上洗手间，抽烟不必代，自己来。

美国的九月也像中国的九月那样一雨成秋。我算忙过了这阵子，凉意中沉沉睡足八小时，启帘，阳光大射，目为之眩，久别重逢似的俯见那时装女人又好端端站在老位置上，淡灰秋装，伫立的姿态自有其范式，一望而知是她。

今天我有闲暇，非等到她的情夫出现不可。她的精心修饰着意打扮值不值得。

燃一根纸烟，对自己默许：这桩悬案今天解决。

其实此女士的性格非常老派，即使是她事事都敬业，有提前赴约的小布尔乔亚作风，也毕竟是傻的。如此盛装严装巧装奇装，眼巴巴地鹄立恭候，岂非反而一点吸引力也没有了。

来者难道是个矫健昳丽的少年——她在年龄上大大屈服了！

她蠕动，她举手，招挥，多稚气……

她朝着来者的方向奔过去……

长而且大的巴士驶近，这一段人行道全是车身的投影，她奔过去的地方是巴士站——上车。

上午九时以后，郊区巴士的班次减少，又不准时，每次难免要久等。

## 下午的喜剧

二次大战后的罗斯福夫人补充了关于自由的解释，她何尝明白自由是解释不全的。

在我十六岁时，聪明漂亮的三表哥是廿五岁，我认为他老了，有点瞧不起他。他说：

“削苹果，多削一层苹果就小一层。什么东西越削越大，削一层大一层？”

我败下阵来，只好求他讲：

“墙洞，在泥墙上挖一小洞，用刀转削，削一层，大一层。”

现在我想，“自由”，就是这样吧。如果再提一项“免于纳税的恐惧的自由”，罗斯福夫人会发愣，再提一项“免于购物付款的恐惧的自由”，可尊敬的夫人要拿起电话喊人了。所以我很平静地照章纳税，按价付款。只有两次，我——

我在郊外的高速公路上忘情地飞驰，那指针也倒得看不见了，突然一辆雪白的警车横在不远的前方，我自以为机敏地即行减速……很简单，他们有雷达波记录，彼此下车，谈也不用谈地谈了几句，三天后，我自首去了。



不在法庭的被告席上站着，是在方形的奥非司之一角，坐下，审问我的，几乎是个老人。

“先生，你开的车是大大超速了。”

“是的。我不知道美国郊区的高速公路有这种限制。”

“不知道？”

“是的。我在德国郊外开车是不受速度限制的。”

“德国是这样吗？”

“是的，一直是这样的。”

“前几天你可是在美国开车啊。”

“是的，我已经说了，我不知道。”

“超速是事实，不因你不知道美国的规定而变得不是事实了。你得罚款三十五美元，不是马克。”

我不想再为自己辩护，德国郊区行车是想像出来的，美国小吏的想像力追不上我，赶快付了三十五美元。

夜晚在酒吧和朋友谈起，大家祝贺我好运气，哪有这便宜的罚款。于是这顿晚宴全部归我付账，包括小费，总之我是大大地便宜了一场。

另一次我似乎吃了亏。

大雪天，午后，快傍晚了，从地下车站的厕所中趑出，我点了根纸烟，两个警察太空来客似的活现在左右侧，要我出示证件——警察举起簿子，瑟瑟填就一单，扯下给